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思辨録輯要卷四

太倉陸世儀撰

格致類

學字雖兼知行然畢竟知一邊多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及仕而優則學句可見陽明良知之説勝至有訓學為覺者良可歎也

讀書不費精神且能長精神凡言費精神者皆不善學

者也程子則老而衰斯言大有味在

讀書當思致遠若不知致遠便為一二項書所縛假如史書一項若欲廿一史俱淹貫則一生頭白矣詩文之類俱然豈不可惜但智小謀大力小任重則又徃徃博而無成當如胡文定教學之法經義之外視已才力所近專習一事似為易造其有才力者自當務為全學

求放心然後可以讀書讀書正所以求放心蓋交相養

互相發

凡看書須句句就自己身心上體貼又要就依書上說話做去待做得有些滋味便覺得書上說話句句親切看書愈加明白矣即如學而一節如何是學如何是時習如何是時習便悅體貼之後便把來一一躬行自然書與身一聖賢言語句句不錯不然只就今日看去讀書是最苦事了如何聖人反說時習而說

凡讀書能開闗只是信得過

問朱子有言讀書須是徧布周滿四字請下註脚曰徧布周滿只是無滲漏曰如何便無滲漏曰學問思辨行步步着力便無滲漏

凡案頭必不可無古人書如言行録伊洛淵源之類使心目常常與古人相接自然意思不同如止看詩文恐溺於世俗

人有以講學為苦者予曰講學未有所得是最苦事既有所得則講學之樂其味無窮人不肯苦中下手何

由得樂處

讀書不絶干禄念頭終無得處亦終無樂處

凡讀書須識貨方不錯用工夫如四書五經性理綱目此所當終身誦讀者也水利農政天文兵法諸書亦要一一尋究得其要領其於子史百家不過觀其大意而已如欲一一記誦便是玩物喪志

謝上蔡見明道舉史書成誦明道以為玩物喪志及明道看史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謝甚不服後却有悟

却將此事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愚謂上蔡不服固非即以此作話頭接引博學之士亦非也凡讀書皆不可稍有忽易之心亦不可徒存記誦之念有忽易之心則掩卷茫然事理俱無所得有記誦之念則隨人可否事雖察而理或遺故上蔡記誦而明道以為玩物喪志者懼其詳於事而畧於理也明道看史却又逐行看過不差一字者求詳其事將以深察其理也凡讀書之人皆當以此為法奈何獨以接引博學

之士哉

玩物喪志四字令人最易犯假如一部通鑑只平平看去依舊鑑斷是曰是非曰非矮人觀場隨人笑駡絶無一些心得儘有多少大事被前人瞞殺如此雖記得一部廿一史只是死書有何益處

讀書不能窮理俱是玩物喪志若能窮理即記誦亦不妨愈熟愈妙

記誦之功讀史不必用若五經四書太極西銘之類必

不可不成誦不成誦則義理不出也

古之學聖賢易今之學聖賢難只如讀書一節書籍之多千倍於古學者茍欲學為聖賢非博學不可然茍欲博學則此汗牛充棟者將何如耶偶思得一讀書法欲將所讀之書分為三節自五歲至十五為一節十年誦讀自十五歲至二十五為一節十年講貫自二十五至三十五為一節十年涉獵使學有漸次書分緩急則庶幾學者可由此而程功朝廷亦可因之

而試士矣所當讀之書約畧開後

十年誦讀

小學文公小學頗繁愚欲另編節韻幼儀語見前卷

四書先讀正文後讀註

五經先讀正文

周禮柯尚遷者佳

太極通書西銘

綱目先讀綱又有歷世統譜秋槃錄等書載古今興亡大槩俱編有歌括宜先講讀

古文宜先讀左傳其國策史漢八大家文理易曉易於記誦俟十五歲後可也　予近有書鑑一編專取古文中之有關於興亡治亂者後各為論使學者讀之可知古今似可備覧

古詩離騷經陶詩宜先讀　予近有詩鑑一編專取漢唐以後詩之有合於興觀群怨者後各為論似可備覧

各家歌訣此天文地理水利算學諸家俱有歌訣取其切於日用者暇時記誦

十年講貫

四書宜看大全

五經宜看大全

周禮柯尚遷註近有集說亦好

性理尚宜重輯內如洪範皇極律呂新書易學啓蒙皇極經世等書俱宜各自為書不必入集

綱目宜與資治通鑑紀事本末二書同看仍以綱目為主

本朝事實

本朝典禮

本朝律令按此三書最為知今之要而今之學者至有終其身未之聞者葢國家既不以入功令而又無欽定之成書無惟乎學者之不讀也

文獻通考此書與綱目相表裏不可不講

大學衍義衍義補 理學經濟類書之簡明者不可不講

天文書 宜專學歷數

地理書 宜詳險要

水利農田書 有新刊水利全書農政全書

兵法書 孫子吳子司馬法武備志紀效新書練兵實紀俱宜講究 按以上四家苟非全才或專習一家亦可

古文 左國史漢八大家

古詩 李杜宜全閱

十年涉獵

四書

五經

周禮以上叅看註疏及諸家之説

諸儒語録

二十一史或旁及野史

本朝實録及典禮律令諸書

諸家經濟類書

諸家天文

諸家地理各省輿地志或旁及堪輿家

諸家水利農田書

諸家兵法

諸家古文

諸家詩

已上諸書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則畧其涉獵而專其講貫又不然則去其詩文其於經濟中或專習一

家其餘則斷斷在所必讀庶學者俱為有體有用之士今天下之精神皆耗於帖括矣誰肯為真讀書人而國家又安得收讀書之益哉

自漢唐以来皆以五經為聖人所定尊經之士率取五經而表章之或添註疏或增論觧無慮數千百家五經而外則以為非聖人所定而忽之其有擬經續經者咸共非笑詆排以為得罪聖人莫此為甚此世儒尊經之過而未知經之所以為經也惟易具天人之

理完完全全無少欠缺為不可擬亦不必擬其若書與春秋即後世之史也春秋專記事實書則兼載文章亦即後世古文之類詩即後世之詩也禮則紀三代之典禮後世帝王代起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禮未常無也故愚以為五經之中惟易在所不必續其如詩書禮春秋皆在所必續令惟綱目一書為繼春秋而作其餘三經則皆無敢繼者一則怵於王通擬經之說一則泥於邵子删後無詩之言也世儒之

言曰後世之詩文豈能如三代之詩文後世之禮豈能如三代之禮此言誠然然即三代之典禮文章亦非言言可為法則者如書之吕刑文侯之命詩之鄭衛諸篇禮則三代互有得失此世運升降使然三代自不如唐虞漢唐宋自不如三代聖人刪定筆削亦但取其文字之有關係者存之以待後世讀者自辨其得失耳豈以為此五書者自經吾刪定筆削而外遂無一言一字可復繼五書而起乎王通續經之謬

在續之而不得其正傳非經不當續也余不自揣有詩鑑書鑑二集書鑑取古今文字之有關於興衰治亂者詩鑑取古今詩歌之有合於興觀群怨者後各為論以竊附於孔氏詩書之義雖識見淺陋意議庸鄙所不免於君子之譏然其心其志則固願為聖人之徒而無可罪也未識後世其能諒我否

太玄潛虛洪範皇極此皆擬易之書其精微既不能如前聖而又無補於後學殊為無謂學者不惟不敢議

之又從而尊之乃專罪王通不惟有耳無目亦可謂勢利矣

禮者天理之節文故有一代則有一代之制作皆有意義不必是古而非今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則知生百代之後者其禮必將損益百代乃秦漢以来其制作禮樂者多非明理之儒而明理之儒則又多是古非今動輒有礙其原多由誤認非天子不議禮之語蓋中庸

所謂不議禮者謂不敢輕議而改時王之制也若私居議論考訂折衷此正儒者之事亦何罪之有焉孔子答為邦之問是一証也朱子儀禮經傳集觧亦是此意而此書成於門人未及折衷亦且多泥古禮而不能揆之於今使後世無所遵守愚意欲一依朱子集觧所分之目如家禮國禮王朝禮之類自三代以至近代一一類載其禮而後以已意為丈以折衷之名曰典禮折衷庶幾議禮之家有所攷據

議禮在朝廷甚難葢既有拘忌又有掣肘意見分爭私心角立從來議禮之家每稱聚訟良有故也即如近代興獻皇帝之事張桂始議遠勝楊石齋諸君子然諸君子之心無私而張桂之心則有私設以身處其時欲從諸君子則於禮不可欲從張桂則跡類乎私而必為諸君子所掊擊遂一無可置喙矣時禮臣席書陽明之高足也以大禮事質之陽明陽明不答為詩曰無端禮樂紛紛議誰與青天掃俗塵葢深見諸

君子爭禮之非而又不敢倡議隨張桂之後也故愚謂此等大禮儒者皆當於平居無事時攷訂折衷著為定說則後人可引以為斷不至有臨事分爭之患矣

禮記中如曾子問檀弓最好所謂儒者平居議禮而攷訂折衷也不如此不足以盡禮之變吾欲於典禮折衷之後更為或問以發明之

議禮中格致工夫最多今人久不講此殊為學問欠事

致知工夫莫備於六書葢天地間一物必有一字而聖賢制字一字必具一理能即字以觀理則格物之道存焉矣許氏說文雖畧存古人之意而理有未備吾友王子石隱作六書正論每字必據理精思直窮原本其精確處竟可作爾雅讀為格致之學者不可不知也

讀史當以朱子綱目為主參之資治通鑑以觀其得失葢之紀事本末以求其淹貫廣之二十一史以博其

記覽然約禮之功一綱目足矣資治通鑑紀事本末
猶不可不讀二十一史雖不讀可也備查足矣
二十一史列傳甚冗亂其諸志却不可不讀蓋一代之
禮樂刑政存焉未可忽也予嘗欲去二十一史紀傳
別取諸志合為一書天文地理各從其類是誠大觀
文獻通考亦彷彿其意但終不若獨觀一代為觀一
代之全耳
讀史有必不可少諸書如歷代地圖建置沿革歷代官

制建置沿革年號攷甲子攷帝王世系帝王授受建都攷歷世統譜秋槃録等書俱不可少欲彚為一集名曰讀史要覽亦是便學者之事

讀書一頓工夫最難人一歲中每多事務擔閣能讀書時不過三之二耳綱目一書合前編及宋元不下萬餘紙應務之暇日讀五十餘紙亦須得二百日況又有考試雜書間之是一歲工夫止堪讀一部綱目何以卒事愚意學者有意讀書決當離家入山謝絶世

事分年讀書每一項書作一年讀如通鑑綱目紀事三書便可作一年讀過亦快事也

讀史須一氣看過一氣看過則前後事連貫易於記憶讀書連早起夜坐窮日之力性敏者可得二百葉評點攷索之功俱在内更多則不能精察矣綱目通鑑紀事三書不下四萬餘紙值二百日其餘日以當反覆玩味優游涵泳之功是三書者亦可以無憾矣

看二十一史只當在長夏不用評點只約畧揭過其志

書另作一項看

薛文清云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當熟讀深考愚謂孔子動稱周家法度雖周公制作之善亦從周故也予每怪後儒學孔子亦動稱周家法度而於昭代之制則廢而不講亦不善學孔子者矣

居官而讀律令所謂入國問禁也昔陸文量公嘗言國家當設宰相及讀律令有以後官員人等有妄言設立宰相者滿朝文武大臣一時執奏將本犯凌遲處

死不覺失色因嘆居官不可不讀律令今學者柰何忽諸

文獻通考與綱目相表裏綱目詳歷代之事實通考詳歷代之典禮皆學問之所在也今綱目頒於學宫載在功令而文獻通考獨否此世所以鮮實學之士也鄧元錫函史下編朱健治平畧二書宜與通考參看

修已治人之道莫備於大學西山衍義瓊山衍義補則旁通而曲暢之者也學者能熟讀深考則於修已治

人之道其庶幾乎

能讀衍義衍義補二書則知天下無一書不可入大學其不可入大學者皆無用之書皆無益於修巳治人者也

或問天文書係國家禁書不宜讀者非也國家所禁在占驗之書恐其妄言禍福耳若歷數則人人當知亦國家所急賴自立法以来從未聞有以天文歷數犯禁者如徐光啓邢雲路諸公則又明明以天文歷數

建明於時何可不學也

歷數或可不必學而天文日月五星運行薄蝕之理必不可不知此儒者之事非一藝之司也觀古諸大儒可見

地理書宜詳險要一統志所載多泛記山川人物名勝而於險要獨略或亦朝廷秘慎之意然學者必不可不知也予嘗取二十一史戰爭之事其有關於險要者分省分郡各以類註頗有關學問以未得其暇屬

虞九長源聖傳而兩兄亦未暇聖傳竟續成之大有
裨益
水利農田是一事兩書可互相發能知水利則農田思
過半矣
兵法儒者不可不習此雖毒天下之事而實仁天下之
事儒者不習而顧使强武之人習之得以肆行其不
義此天下之所以常亂而不治也
看書不可看重疊書徒費心目如唐荆川左編李卓吾

藏書鄧元錫函史上編不過摘史中諸人分門別類
不用更看
凡讀書分類不惟有益且兼省心目如綱目等三書所
載大約相同若綱目用心看過則此二書不必更用
細閱但點過便是譬如復讀極省工夫然須一齊看
去不可看完一部再看一部久則記憶生疎也其餘
若理學書如先儒語録之類作一項看經濟書如文
獻通考函史下編治平畧大學衍義補經濟類編之

類作一項看天文兵法地利河渠樂律之類皆然成就自不可量也

問孔子教人先以博文後以約禮朱子亦使人先博而後求之約故程子為學泛濫於釋老者數年然後反而求之今吾輩為學如釋老之類亦當博涉否曰若論泛濫釋老豈特程子即朱子未見李延平時亦嘗學禪於開諴王陽明羅整菴少年皆曾學禪只是各人力量不同有與之出入泛濫而不為之惑者大程

子是也有學而後知其非者朱子與羅整菴是也有始而學焉而棄焉而終未免稍涉其餘習者陽明是也吾輩欲為大儒欲任斯道之責二氏之書豈得閑而不窺然須各人自審力量何如若力量不足不如且守先儒淫聲美色之訓蓋先儒決不作欺人語決不誤人不可厭常喜新貪多務博遂至墜坑落塹也

思辨録輯要卷四

思辨録輯要卷五

太倉陸世儀撰

格致類

或曰人之有文章猶天地之有花草若文章不藻麗是花草無色也予曰與其為花草毋寧為五穀教民稼穡古者稱為聖人若種殖花草則場師而已矣

凡人好作古文辭只是義理不深看得辭章有味故往

往技癢昔胡文定公少喜為文後篤志於學乃不復作其辭名試有曰少習藝文不稱語妙晚捐華藻緣取理明既覺昨非更無餘習可謂勇於割愛矣

人有以文學自矜者予曰須知王楊盧駱之上有韓柳歐蘇韓柳歐蘇之上有韓范富歐陽韓范富歐陽之上尚有周程張朱及孔孟在

古文詩歌人不可不學然亦不可太費心力古文取其暢達詩歌通聲律辨體裁取其足以寫懷而已若泛

作無益論記小文及研窮詩句不過一文人而已吾人責大任重心力幾何乃爾浪擲善乎吾友郁子儀臣之言曰使先知覺後知乃是聖賢立言本意今人乃以倣古文詩歌為立言失其旨矣

凡人自二十四五以前古文不可不學至二十四五以後則學道為主無暇及矣須於少年時一氣趕過陽明未遇湛甘泉講道時先與同輩學作詩文故講道之後其往來論學書及奏疏皆明白透快吐言成章

動合古文體格雖識見之高學力之到然其得力未始不在少年時一番簡練揣摩也學道之儒不重作古文辭只恐人溺於詞章之習若籍以發揮道妙則此一段工夫亦不可少

學古文須學大家大學者韓柳歐蘓曾王是也韓筆力高歐度好蘓氣好柳小文佳王識力最妙大文字尤不可及雖老蘓父子亦退三舍曾少鈍然亦醇正總名為大家以其得孔子辭達而已之旨也

古文中左國班馬筆力非不更高然古今稍遠辭旨簡古若有意學之恐反涉艱深然亦各有體裁如碑記自當學韓書序自當學歐王論策自當學蘇敘事議論自當學班馬左國至於詔誥册命則又當上法典謨未可一例論也

凡古文皆有體式如詔誥册命書疏啓檄露布之類各有規矩各有家數學作古文須要曉此各項方是有用文人不然則亦無用之辭章而已矣吳江徐師曾

輯文體明辨甚得此意然其意主於博收剪裁頗欠識力愚意欲節去其無用而煩冗者細為批評指出中間異同及中窾不中窾處病未能也

韓歐之文皆與道相近然而終隔一層者以其志在為文欲借道以傳文非借文以發揮吾道也此際主客之分自有毫釐千里之辨

韓歐之文極意依傍吾道然終有客氣以其有要好的意思在故也若聖賢為文只是隨手寫去祗取理明

辭順而已然人已自不可及

人能識得韓歐文字中容氣處可與語文可與語道矣人斷不可學子書子書是不工行而不入體裁文字一學便入小家數

四六文竟不必作唐文所以為四六者束於功令耳今則未嘗有功令何苦取青媲白即使能工亦記室之才耳

四六文不必作亦不可不知盖四六中長短相接俱有

法聲韻平仄俱有粘熟讀古人四六自見令人動誇四六而粘法俱未之知可為一哂

三都兩京是天地間第一種無用文字即古人有用賦以諷諫者終是諷一勸百亦無所取

古文濫觴於魏晋如七啓七發連珠之類俱是天地間無用文字如文選者即不讀亦不妨

文字須看其源頭屈原離騷纏綿蔓衍於文辭而意在忠盡則朱子取之韓子原道特以明道德仁義而意

在為文則程子以為倒學立心異也

古人之教莫先於詩謂其可以諷詠觀感得性情之正也今詩教已廢三百篇雖存其意趣深遠學者未能卒曉當世所習者唐人詩句而已然亦莫非詩也愚意欲於古詩中取其性情近正有合於興觀群怨之道者輯為一編批評標識置之案頭時時諷咏可為性情一助

凡欲作詩須當養得心體好心體平善則所言自無偏

僻放蕩昔人論周禮有云此自聖人廣大心中流出予意作詩亦當從廣大心中流出自然溫厚和平

或謂作詩亦當從廣大心中流出則凡古人之詩涉於哀怨者俱非耶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此正從廣大心中流出也不然則好色而淫怨誹而亂者多矣

詩不當從沈約韵約韵皆吳音人知之而卒從之者人好學唐詩則韵亦從唐韵矣洪武中既有正韵禮部

頒行經數大儒訂正較讐甚精奈何不從耶

古人不重聲韵故曰書同文不曰書同聲以聲有五方不可强同也觀詩三百篇大都用叶則知聲茍可通即用之矣不必拘拘其韵其韵也必欲用韵亦當以中州為主

詩不論漢魏六朝唐宋只不失三百篇之意為妙唐人詩李杜並稱而詩家尤重杜者杜得三百篇之意為多也

詩家最低惡品如唐伯虎花月吟及迴文五平五仄之類次則香奩體李長吉體皆不入格者也今之學詩者往往喜效諸家夫詩以導性情花月迴文性情何在喜效香奩長吉則其性情不入於淫必入於鬼矣學之何益如溺而不反則其人亦不足重

詩家限韻步韻亦是惡套古人賦詩相答只是誦古詩以見志耳後人以詩相酬答亦是常事然必限韻步韻便專尚才思有妨性情

做詩須脫令詩人氣得古詩人意花鳥竹石風雲月露

令詩人氣也溫厚和平興觀群怨古詩人意也

詩言志詩者志之所發也有志而後有詩故或直叙其

事而為賦或有所感觸而為興或有所諷刺而為比

皆言其所志耳今人並無所志而終日矻矻命題賦

詩正如三家村學究埋頭舉業詩意何在

作詩之家能合興觀群怨者雖人有幾首然求其全部

大旨俱合者離騷而後惟陶淵明杜子美在明則劉

文成陳白沙其他如李太白白樂天陸放翁亦合格者多皆由其立心正也作詩者不可不讀

邵康節擊壤集又是一種詩竟可作語録讀然猶未免頭巾氣至白沙之詩則合道理與風雅為一矣其所作詩有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云云蓋欲合子美堯夫為一人也

予近輯詩鑑自漢唐迄明取其詩之有合於興觀群怨者後各為小論頗欲彷河汾之意未知當世之人其

許我否至如陶杜劉陳意欲另批詳其全帖太白樂
天放翁諸人則附之尚未及也
康節與白沙之詩終是一家意欲更選其佳者與宋諸
儒理學詩另為一集以為學者養心之助亦最樂事
詩餘曲子其辭愈濫其調愈淫愈趨愈下矣然宋以詩
餘著元以曲子著其間亦儘有可當諷刺可勵風俗
者但學者既有志於道則詩文且為末技況詞曲乎
且一入其中則喜為淫靡者什之九能為正律者什

之一矣不作可也

或問作制義法曰祖述孔孟憲章高文上律先賢下襲時彦曰祖述三言既聞命矣時彦何為襲之乎曰將以致用也成弘之簡朴嘉隆之渾灝易時而試則皆不售矣故君子明理以致用長短豐約一因乎時若夫字竊句盜以為襲者吾不取也

向來人謂但當盡力讀書至於舉業只就臨考時畧做一二月工夫便可應試以今觀之正不其然凡事俱

要預先做透如炊沸湯務使百滚待火候既到方可

停息其後或温或煖皆可不時取用若火候未到者

斷不可强作大家也要緊處止在少年時一氣趕透

前後場取士分明是經義治事此法過漢唐宋遠甚然

於教養之方尚未講所以士人當未達時專意帖括

無真實工夫至應舉作為文辭亦只是浮言浮語

制義體裁甚妙然尚有可議者必拘口氣一也聖人之

言惟聖人能言之後學之士以我証聖當使其自言

所得求合乎聖人之道而觀其不悖與否不宜徒使效顰概為揣摩之語必主排比二也排比之體近於聲偶文束聲偶則難以暢論往往拘忌體格不能發揮旁通此俱制義之弊愚謂制義當作論體凡古今上下百家諸子俱得旁引曲喻縱言無忌庶可窺見胸中所學

凡制義出題亦當為論體如顏子所好何學論是也如此方可見人本領學問

童試雖小事然亦是士人進身之始命題必須正大所以端其志趣國初皆是如此慶歷之際始競為小題或枯或空或縮脚窮工極巧務極其勝止取儇慧不顧義理不知祖宗取士之意何在所以慶歷之末人尚虛誇士習大壞亦是世代一大升降處至後而又變為巧搭破壞聖經割裂文義害義傷教莫此為甚後生小子都教壞心術而不知者尤以為巧有司以之衡文督學以之課士習久成俗漫然不知甚可歎

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有聖人起必為析言破律之誅無疑不能不追咎慶歷諸公也

或以制科文為不傳者非也唐之詩賦即唐之制科文然俱傳矣況今之制科文又皆闡發聖賢道理者乎傳至後日即為古文矣吾知其必傳

國初如王守溪文真制科文無一語溢於功令之外至荆川則以古文之氣行之矣至慶歷則全失制科本意或學為史傳或摹仿子書或攙入二氏或戲作世

說甚至以聖人之言為優俳小說其侮聖言一至於此極積而至于今日豈一朝夕之故哉

文章至黄陶菴諱淳耀真一代之冠語語是本源中流出古文制義經濟理學一以貫之可與荆川並傳吾友陳子言夏作理學題尤極透亮亦是本原中流出也

學者作文須是本原中流出

文章學墨卷則易於中式然全注意體格則不能發揮胸中所得亦須行以大家氣

或有謂予不宜著述者予曰君子之所以不得不與俗同者衣冠禁令也君子之所以不得不與俗異者讀書著述也衣冠禁令而必欲為茍異則無以容身讀書著述而必欲為茍同則無以立德

或有謂予著述不當示人者予曰其人而不可與語者必强而語之吾不敢其人而可與語者必强而秘之吾不能孔子所謂不失人亦不失言吾將志之矣不然而一概秘絶是謂天下無好人也又何取著述為

哉

聖人生末世真是任大責重使達而在上則凡井田學校前人已壞之法皆其事也窮而在下則凡理學經濟前賢未傳之書皆其職也雖矻矻孳孳夜以繼日猶將不足豈得自托涵養悠悠終日乎

聖賢在下功業只在著書蓋時未可為不特得位行道不可望即教育英才亦不可得寥寥數人窮居談道風聲既不足以淑四方口耳又不足以及後世雖稱聞

道而不能推吾之所有以公之天下後世是亦聖賢之所不取也孔子删述六經無論矣孔子而下德之盛者莫如朱子然朱子一生功業亦只在著書試讀其年譜工夫是何等樣精密陸象山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雖明理盡性之人無貴多言然先知不覺後知則愚不肖之人何所取法後世懶惰好高之人尤而效之輒引以自況又曰身將隱焉用文之遂以無窮歲月浪擲於空談詩酒之中是可痛也

古詩有云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著書立言君子之事也著書而使傳之四方垂之後世則君子不能必也聽之天而已或云人茍有一段精神天斷不肯埋沒是殆不然以為精神孰大於周孔然周公載籍燬於諸侯孔子之六經燔於秦政雖後世終能裒集而表章之然而殘闕壞亂者亦不少矣思之能無泫然朋友之功可以配天何者君子能著書不能使之傳世惟天能使之傳世然天亦不能使之傳世讀其書而

心好之者能使之傳世故曰朋友之功可以配天子雲太玄曾何足云然微桓譚則幾不傳而況不爲子雲者乎乃讀書而心好之者不可得甚至有嫉其書而惟恐其傳者朋友之害又可以配兵火噫亦可畏矣

君子之於天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苟吾書得行吾言得用使天下識一分道理享一分太平則君子之心畢矣凡有功業皆與人共之者也著述者

無論矣讀而傳之者居其半表章而尊信之者居其半舉而措之行事者居其半苟於斯道有一分之力則於斯道有一分之功不任其功而反欲任過吾末如之何已已矣

亂世書籍多燬於兵火因念藏書之法庶民無力斷不能藏即學士大夫其力不足以博及亦不足以垂久遠能博及而垂之久遠者其惟天子乎然天子至易代而藏書之力亦窮矣有一法焉藉天子之力而不

煩天子之守其法可以傳之百王而不能易垂之千萬世而無弊則惟藏之孔氏乎孔子自有周以来其間歷漢唐五代宋遼金元世界無慮百變然一王興則一王尊信一代立則一代表章即盜賊强暴未有不過之而敬去之而不敢犯者誠使王者於此申藏書之法於鄒魯間擇名山勝地定為藏書之所區别群書分為數種如經史子集志攷圖籍藝術百家之類類建一樓樓置一司擇孔氏子孫之賢者為之又

擇其最賢者為之長使之任出納収藏晒暴補緝諸事授之以禄每歲則上其書之數於朝三歲則遣行人視之較其書之損益究懲而行其賞罰如是則書有日益無日損雖有水火刀兵盜賊變革易代之事於藏書總無與是誠至妙之法惜乎無有行之者

凡天下學士大夫著書有益於世道人心者上之於朝朝廷使大儒較之而善則必藏其副於孔氏不特此也凡所藏書皆當使大儒較定必有益於世道人心

者始藏之其餘若離經叛道者皆斥去勿用不可務多而反使有魚目混珠之病也

凡書必當多置副本必備朝廷四方或有闕乏掇取抄寫翻刻之用

凡五經四書及先賢語録與夫天文地理樂律兵法宇内所不可少之書固當多置副本更當擇其精要者鏤板勒石必使之不朽且以便於摹印流傳真千古之盛事

凡古來聖賢所造儀象法物如金人欹器沙漏銅壺之類亦當仿式造為其副與書並藏以備後世變革之際或有失亡則取式於後亦最要事

自三代以來凡經易代則一代之典章文物多致散亡不可得而考究文獻不足自孔子之時已有不勝其慨者矣此宇内無人以為斯文之主故也今既有孔氏便當世世奉之以為斯文之主也文獻何憂不足故愚以為王者苟能藏書於孔氏則凡一代典章制作

與夫累朝實録史館一成即送入副本後世斷無亡失以至求之民間採之閭巷而有掛漏傳疑之事不特鄒魯之間可用此法藏書凡天下都邑名山皆當彷此為藏書之法相擇勝地廣置書籍聘禮先代聖賢之後優其廩餼使主其事相戒雖有鬬爭訟獄兵火盜賊之害不得入其處久之則天自然習以成風詩書日盛道義日尊矣今吾儒不能而顧使釋氏得其術是以其徒日繁而其書日多其不胥天下而化

為釋氏者幾希

思辨録輯要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思辨錄輯要卷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郭道蕃

思辨録輯要卷六

太倉陸世儀撰

誠正類

誠意是敬字逐條工夫正心是敬字一片工夫正心時之敬比誠意時之敬非有增益只是打成一片耳所謂物物一太極統體一太極也

誠意之敬如有物在彼而把鏡照之正心之敬如明鏡

在此而物來自照

心如田意如田中所生之物誠意者去稂莠而養嘉禾也人初用功時雖知為善去惡然工夫未能純熟只好喚做誠意喚不得心正譬如草萊初闢田禾未熟雖稂莠已去嘉禾已生却只喚做好稻喚不得好田心正者耕種已久田脚肥好今人所謂熟田也此可以得心正意誠之辨矣土無有不生物猶人義理之性然土有肥瘠田有髙下猶人氣質之性葢善惡不

同有或相倍蓰者矣栽培耕種則學問之功也得於
天者有多寡則工夫之難易迥然不同可不勉哉
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下愚沙磧不毛之地雖樹
之亦不生乃今人資禀未為下愚者本可樹藝本可
為良田而甘使其心為沙磧不毛噫可慨也夫
田脚有善有不善此為氣禀之拘雨暘有時有不時此
為物欲之蔽内除草穢外設溝防可以明善而復其
初矣

草有名香附子者田中一生此種則日長月盛田遂不可治非大壟發挑去一二尺則不能斷根嗟乎人心之為香附子者亦多矣能大壟發而斷根者誰乎

誠意須從篤信好學中來不篤信則不能誠意不好學則意亦不可得而誠

誠意是作聖根基若此處立脚不定到底須塌下來

意本是誠其不誠者後來之私意也讀孟子論四端章可見

大學誠意傳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朱子註曰誠實也二語合看妙甚一是反言以明之一是正言以釋之欺便不實實便不欺

人心之有意如草木之有芽此處須要愛護保養方得發生充長若照顧不到少間便為私意所蝕如萌芽出土為蟲蠹所害雖有嘉種亦復何益

誠意須要識個充字能充則火然泉達極之可以與天地參不然只死煞守這意在終不長進

一意誠意大意誠小意亦要誠以小誠為無益而勿為以小不誠為無傷而弗去譬猶千尋之木或折於徑寸之蠹萬斛之舟或沉於一線之隙

人有邪夢固是心不正亦由於意不誠蓋邪念發時雖知斬絶而未有如惡惡臭之誠故也日間有些子萌芽夜間便復再發言夏兄亦云好人決不夢作賊

如惡惡臭較如好好色更難好善進得十分惡惡只好進得五分子夏以篤信狷介之人而入聞聖道而悅出

見紛華靡麗而悅可以觀矣

張九烈表兄與予論報應之說謂予曰善惡皆有報而好善之報每爽於惡報何也予曰無他只是為善之心未必如為惡之誠

為善之心有一毫討好的意思便是不誠若決江河方盡得如好好色分量

為所不為欲所不欲即是自欺

不識敬天二字意終不可得而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欲盡正心分量非窮理盡
　性未易語此用功至此其庶幾乎
一心偶正便是意誠無意不誠便是正心
到得正心便是一片光明境界
已發未發中和之德一息斷絶便不是心正正心工夫
　直是渾成無縫
蛟峰方氏看正心一章分兩段看上一節說心不可有
　所偏主下一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妙絶若釋氏便

謂心不可有亦不可無矣

心體二字最妙謂心之本體也此是未發境界學者須時時自驗心體方得

心體須常是廣大寛平又須常是光明洞達

舜光問日來用力操心反覺心中擾擾何也曰此正是汝心清故舜光未達予曰汝向來未嘗操心雖心中終日擾擾何由知得今汝知得心中不清是汝心清於往時也

胸中無事聞草木蟲鳥之聲覺得分外親切

人當心中無事之時裁度義理鮮不中節至於喜怒一臨蔽於有我便顛倒謬亂莫知所措人能使其心静虛雖遇有事常若無事之時則應事接物無有不當者矣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二者工夫最是要緊

朱子註不動心云心有主則能不動矣竊自驗之心無主固動即心有主之時亦未必遽能不動譬如一家之中卒有盜賊事變主人雖在未必皆鎮定舒徐此

主人弱故也要得主人強須是集義工夫透

問夢境恍惚何以定其敬不敬曰只不失其本心便是

曰有一夕之夢而善惡不同如何曰亦是心雜

正心工夫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俱不可有所是矣然

又有不可一例論者如子於是哭則不歌此又不可

以有所論矣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方盡得正心分量

與天地相似工夫只在慎獨上

人在幽獨中打得過其精神快樂尤勝大庭廣衆中十倍先儒語録有言一息斷絶便與天地不相似此二句須於幽獨中體認大是得力

久不至虞九山房草長盈尺尊素曰為閒不用則茅塞之矣予曰然人心去惡譬如除草草長盈尺未有不知惡之者方其初生寸許時則以為微而忽之矣須是見草即除纔妙古人所以重慎獨之功也

見草即除猶是第二義使其心為康莊大道自然寸草

不生

王範先問求放心曰放心不用多求若求便是已放孟子說箇求放心是為不知放心者言若既知放心則收將來時便有箇拘管之法問如何是拘管之法曰心是活物不可死煞地執守又不可空空地操存只是不要放他閒過此有六字訣多讀書勤職業而已矣論語弟子入則孝出則弟一章君子食無求飽一章皆是不要使人閒過此便是求放心妙法

譬之種田田土亦是活物斷無不生物之理若不去播種却只惟他生草把鋤去剗把石去壓都不是只是把嘉種去播種或耘或耔工夫日深則自然成個良田草萊俱去黍稷日茂矣

若果能静存動察則心自無所放此一事非兩事

虞九爲予言近日頗用力於收放心予曰收來放在何處曰放在腔子裏又問腔子裏是甚東西曰天理又問天理是甚物件虞九未答予曰有事時只論一箇

是無事時只論一個敬

問至人無夢孔子何以夢見周公曰至人何嘗無夢只無妄夢問夢何以多雜曰夢雜只是放心多

人有患放心多者予曰放心多只是天理不熟若天理一熟心便會到熟處自然不放

問心如何為放如何為收曰在欲為放在理為收

收放心只是能覺覺則便在這裏又曰覺即是敬

省察是收放心要緊工夫省察既熟自然能覺

心未收要省察既收又須存養始得

問心既放則傲僻邪侈之事無所不為固是人欲至如閒思雜慮亦是放心亦可謂之人欲否曰凡放心俱是人欲如臨祭祀時當思祭祀却思及戰陣臨戰陣時當思戰陣却思及歌舞俱是閒思雜慮俱是放心俱謂之人欲問如何曰理者理也如木之有紋理如人身之有脉絡毫不可紊事既在此心乃在彼則非理矣非理便是欲

收放心是範我馳驅

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儀道天下甚事不因怒後錯了怒則忙忙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即時簡點

二十年懲忿工夫今日始得一用

人不可有勝心一有勝心則為氣所乘矣要知勝心動時即是氣

問吾輩克巳而他人或有加無巳將柰何曰天下是處

不可讓與別人做天下不是處又何妨讓與別人做

予丁丑初學道時偶有友人相托一事為其人解紛者其人蓋嘗陰害於予者也予雖漫應之而心不然既而惕然曰此豈非所謂己私者乎即克去之後來凡遇此等事皆不須用力要知古人克己之說不過如此

一發便覺一覺便遏此是治心妙法

問喜樂在四者之中似未甚害事曰如何不害事凡酒

色之害皆喜樂為之也

喜樂是順境怒是逆境順境如順風逆境如逆風逆風畏其覆溺順風畏其飄揚

惡念易去邪念難去邪念易去雜念難去愈微則愈不覺工夫尤當於微處着力

克除惡念只在絜矩二字

人邪念發時便思鬼神此心便不敢妄動

衰幼白戲問見女子時亦頗動念否予曰美惡貞淫之

念未嘗無之若謂有不肖之心此則不敢幼白謂不敢則猶有根在予曰未敢便謂無根願學焉耳

古人稱遠色遠色則滋味便淡邪念自息

昔人云見利思義見色亦當思義則邪念自息矣四十二章經數語甚好老者以為母長者以為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予少時每樂誦此數句然細味之猶有解譬降伏之勞若能思義則男有室女有家自不得一毫亂動何煩解譬降伏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語宛而嚴可為見色思義之
勗色之迷人如水蕩舟當牢着舵自不迷所向
見色思義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人誰無好色之心
能以禮自持則君子矣未可過為好高之論也
朱子論邪念之發云切莫要防他此真驗後之言蓋人
當無事時欲收束此心起一防制之念則邪念反因
之而起是所謂開門引盜也問之江陳諸兄皆然故
欲遏人欲只是存天理

予幼學道時每苦雜念多嘗於桌子上寫精明強固以收放心八字對之後來却漸漸減少

人雜念多只是閒過若時時勤正念便無雜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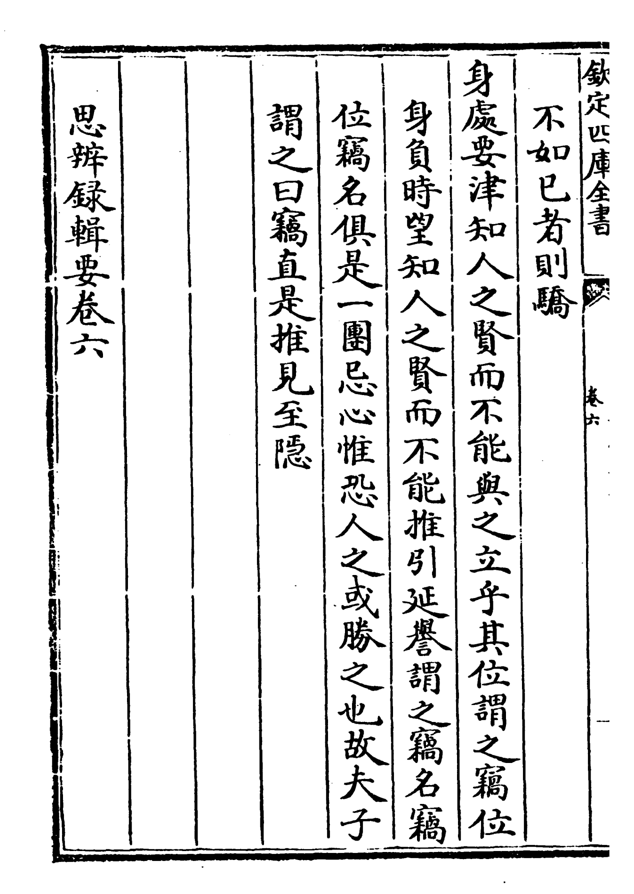
人愆多從過處錯哀多從不及處錯抑其過引其不及則庶幾矣

忌心最害事每見朋儕中雖賢者不免一有忌心則朋友中復有一團否隔之氣學業因之而不進事功因之而不立矣可嘆可嘆真心為學之君子急須克之

忌者巳心也巳字古文作蛇蛇有毒害之意故人心莫毒於忌

天下惟才高之人多忌蓋巳才高矣而又有人勝巳則不勝其忌之而不知一忌則其才巳小也故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巳驕與吝總是一忌字

吝字訓羞今人見人稱他人才高則自巳不覺羞澁此即吝也此即忌心也故小有才者對勝巳者則吝對



不如已者則驕

身處要津知人之賢而不能與之立乎其位謂之竊位身負時望知人之賢而不能推引延譽謂之竊名竊位竊名俱是一團忌心惟恐人之或勝之也故夫子謂之曰竊直是推見至隱

思辨録輯要卷六

思辨録輯要卷七

太倉陸世儀撰

誠正類

江虞九與予論至誠無息予問虞九向來曾體驗未發否曰未也曰不體驗未發工夫終有間斷處虞九問何為予曰且細自體認虞九思久之不得因問予向來用功如何體認未發來予曰儀初時一起手用功

只是隨事精察因覺得有事時便用得力無事時便滲漏了遂用個隨時精察久之又思得隨事隨時都是外面若念慮起時不喫緊用功豈不枉却乃用力於慎獨二字用力既堅且鋭一時間胸中念慮起滅皆能自省如可目覞凡邪念惡念間或竊發正如火燄不過寸餘便能斬斷未嘗使之充長也三月之後又思得慎獨是已發工夫若未發時如何處置此時却忘乎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二句聞先儒教人於静

中看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乃於夜寢時閉目危坐屏絕萬慮以求其所謂中究之念慮卒不可屏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神如鬼不可名狀間或一時強制得定又思此念亦是已發間或一時嗒然若忘以為此似之矣然又以為此境有何佳處而古聖賢教人為之也且稍一認錯不幾入於今之學佛者耶體驗久之始悟人心原無息時不可一槩遏抑而所云未發者亦不過念慮轉接關筍處毫髮之間初無一

時一日之可計也子思知之故於此下個須臾二字又下個戒慎恐懼四字以為吾心之念慮或有息時吾心之敬不可或息能從此存之而至於瞬息之間夢寐之際咸得自主則至於聖人不難矣欲求無息不可不於未發處體認

論次虞九蕃侯俱有所不安因質予曰若論戒慎恐懼亦是已發如何說未發予曰此大認錯戒慎恐懼與慎獨慎字是個主是工夫不睹不聞與隱微之獨是

個容是境界工夫存乎我者也境界因乎外者也有了這工夫纔照管得這境界若認主作客便絶無把柄二兄終以已發為疑予曰是不難兄試除却戒慎恐懼尋一個未發來二兄思久之不得予曰得非釋氏所謂不思善不思惡還認本來面目者乎又非玄門所謂不出不入湛然常住者乎此處一差便毫釐千里之隔矣故除却戒慎恐懼别尋未發不是槁木死灰便是虚無寂滅

不明人之未發當觀乎天不明天之未發當觀乎易冬

至夜半之前天之未發也坤復之間易之未發也

人有一日之未發夜睡未夢之時也有頃刻之未發念

慮轉接之際也天有一歲之未發冬至夜半之前也

有一時一日之未發四時晝夜之頃草木榮謝開落

之間也

朱子冬讀書樂詩曰木落水盡千崖枯嗒然吾亦見真

吾此是詠未發景象

戒慎恐懼與愼獨愼字緫是一敬字不是已發用愼獨

工夫未發又用戒慎恐懼工夫如此却是兩截

天不論已發未發只一健字貫人不論已發未發只一

敬字貫

問純坤十月之卦是天之未發時乎曰然曰如此恐非

須臾之頃子曰不見復卦朱註乎剝盡則為純坤十

月之卦然陽氣已生於下矣

未發只是性已發只是情或言小人無未發者非也人

豈有無性若乎只是小人未發少君子未發多聖人則無事無時無未發矣

問既言未發是性則豈小人性少君子性多乎曰君子率性小人溺情性非有多少也欲動情勝而本體牿亡也豈得無多少之異乎曰既云牿亡則謂小人無未發亦無不可曰雖云牿亡未必全失未全失則豈無性體偶一呈露之時

問如何用功便有未發曰戒慎恐懼便有未發此即致

中工夫也曰此處用功無實落去處初學下手甚難如何曰初學用功只就有把捉處去做只已發中節便漸有未發問如何便有未發曰毋意毋必便有未發

戒慎恐懼是未發工夫不睹不聞是未發本體

程伊川曰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求中於未發之時則不可又曰既思則是已發二語俱精極羅整菴以為未是定語又以為語意傷重皆未達叔子之意蓋未

發不可不體認而又不容體認知不容體認之為未發則知中矣

先儒以為常人無未發者非也整菴以為人人有之而不知其多少若亦非也

朱子以思慮未萌知覺不昧釋未發整菴以為恐學者認從知覺上去亦是一見不如說思慮未明本體不昧

不說發與不發只說已發未發玩已未二字便有陰根

陽陽根陰動而無動静而無静之妙

已發未發是心之境界心自有恰當未發時恰當已發時不可執着君子只隨時隨境下個戒懼慎獨之法若於此處一加擬議便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矣

近時有講學者以為人心無未發此不惟侮聖人之言然亦大誤予謂人心刻刻有未發若無未發只一念糾纏如何得喜怒哀樂虚明四應

喜怒哀樂已發也喜怒哀樂中間都是未發

或問如何是未發予問子向我問未發時先有成心相待否對曰無予曰此處便是未發

問存養省察是一事是兩事予曰雖是二事其實一事此正如陰陽雖曰二氣其實一氣也然學者要看得他是一事又要看得他是兩事工夫纔有把柄

存養工夫屬陽省察工夫屬陰陽無迹陰有迹

從存養起手是於源頭上用工順行下來從省察起手是於支流上用工逆推上去順行則近乎性之之事

逆推則全是反之之功

省察最要着力存養最忌着力

玩朱註不敢忽三字則知存養最忌着力玩朱註尤加

謹三字則知省察最要着力

從省察上用力凡善念惡念之起未有不知至於閒思

雜慮似無關善惡若便不自覺從存養上用力則雖

有幾微雜念皆自知之正如一泓止水畧有微波動

蕩便自覺得說個存養省察猶自有意在若到至誠

無息地位便一片光明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更無存養省察之名可立

俗諺有云欲求真受用須下死工夫學者若不向存養省察實實尋討一番而妄希自然恐終身無着落處也

存養渾厚省察精明

人當無事之時恐此心入於人欲必求一個天理來頓放着此存養工夫欠缺故也存養既得胸中淨蕩蕩

地無非天理却無天理之迹可着

欲下存養工夫須是於省察上用力使充積既久天理日多方寸中自有虛明粹白景象然後可以存養不然滿腔子無非人欲何處得天理何由得存養來

人能於一日中識得善惡念頭起滅幾次可與言省察矣能於一日中識得敬字工夫斷續幾次可與言存養矣

王範先問靜存動察曰動靜是境存與察是工夫人一

日之間非動即靜應事應物是動無事時是靜念慮時是動無念時是靜動靜無常不可拘執惟聖賢則有工夫以主持之當其靜時則用存養存養者所以存天理也當其動時則用省察省察者所以遏人欲也中庸戒慎恐懼一節是靜存故註曰所以存天理之本然慎獨一節是動察故曰所以遏人欲於將萌然存養省察亦非二事只是一個敬存養是靜時之敬省察是動時之敬惟其能敬故當其靜時則能存

養當其動時則能省察要之只是一個敬一貫將去

周子主靜之説非專於靜也只是宜靜處便靜是謂主靜大抵人生失處多在動處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故人有不宜動而動者斷無有不宜靜而靜者周子特於靜字上下一個主字是教人於易放失處牢着把柄

心靜始能知白日眼明方許看青天能知此義方可語鳶飛魚躍

聖傳問先儒言靜中須有物始得是甚物予曰只是敬

又問靜中有敬則不謂之靜予曰此際正有毫釐千里之辨當細驗之

又問先儒云只用敬不用靜如何曰言靜則不可無敬言敬則該靜矣

邵子言天地動靜無端人心動靜亦無端

周子通書有言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予昔丁丑與陳言夏論動靜言夏主靜

中求靜予作書言即動求靜語見論學酬答即周子

此篇之旨

物來順應故動而無動靜中有物故靜而無靜

形而下者爲物形而上者爲神

人能靜坐則心地自然開明

靜中看天地萬物另是一種境界

翼王陸子曰靜中另一境界則動中又另有一境界是

分動靜爲二矣予曰動則着物着物則心主於一自

是另一境界然於本體則未嘗有二

静者心之體動者心之用故静則見天地萬物之體動

則見天地萬物之用究之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

友人有言人須是一念不生為妙予曰此言誤矣人心

如天念慮猶天之生物也宜春而春宜夏而夏宜秋

而秋宜冬而冬自有個恰好的時節若云一念不生

則天地生物之心或幾乎息矣

心屬火火無時不動揺故心亦無一刻停息聖賢治心

亦如治火但使其中烹調飪之用而不使其燎原則得之矣若滅息其無是理也

一念不生語極高妙然決無此理正朱子所謂此等議論只好隔壁聽者試思一部四書中何嘗有一語道及

或問陽明心有無念時否陽明曰實無無念時是見到這個境界

勿忘勿助四字真涵養要訣

人工夫不是忘便是助助便是過忘便是不及要之只是不能有恒

陳白沙最善涵養故其言曰工夫在勿忘勿助間讀白沙詩最好涵養身心如云雪消爐燄氷消日月到天心水到渠又云好春剛到融融處細雨初開淡淡花又曰靜處春生動處春一家春化萬家春又云花來勸飲誰禁得天不能歌人代之真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使讀者如坐羲皇以上

人能屏除俗累則於涵養之道亦得半矣然於涵養既
得則雖俗累亦不妨
問倥偬之時涵養工夫如何曰倥偬時可驗涵養卻下
工夫不得然陽明征宸濠時軍務稍閒便與門人講
學此便是涵養
凡遇倥偬時須把心按一按靜看道理勿為倉卒所使
則自然有益此亦涵養一法也
涵養莫如勤看道理蓋道理明則雖倥偬時亦自不亂

不可以優游度日為涵養也

古人云心要在腔子裏腔子二字須要看得好道理應該所在即為腔子論語不踰矩矩字是也如以血肉之腔為腔子則去而天壤矣

薛文清云應事纔應得即休不可須臾留滯為心累愚謂發皆中節自然無留滯不然未能中節而止求無滯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矣此處須要識得

周臣兄書屋中書警語二右曰事無了期去過去予曰

也看是甚麼事左曰心有動處放下來予曰也看是甚麼心禪家一切放下儒家一切不放下放下甚輕快不放下甚煩難於一切不放下中而實無一毫沾滯此聖道之所爲不可及也

問如何是一切不放下曰民吾同胞物吾與問如何是不放下而實無沾滯曰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思辨録輯要卷七

思辨録輯要卷八

太倉陸世儀撰

修齊類

修身工夫愽言之則貌言視聽思五者約言之只是一個敬

問亦有心正而身未修者否曰有之只是内外不能合一志不能率氣孟子無暴其氣一節最好參看

顔子不遷怒則正心之功盡不貳過則修身之功盡

非禮勿視聽言動聖人正教顔子以修身之功也

切莫要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

論語視思明一章全是說修身修身全是一思字貫所謂先立乎其大者也

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二語孟子修身要訣

持身之法太矜莊則有廹切之失太疎畧則有蕩佚之失學者須是嚴整中見渾厚簡易處着精明

禮經如執玉如捧盈二句極可為持身之法全是一個

敬字

持身之法曲禮中所載固甚詳盡然細讀語孟如鄉黨

一篇及燕居三變子溫而厲與夫持志養氣睟面盎

背居移氣養移體諸章尤可想見聖賢氣象持身者

所當細細體認

問張子學恭而安不成莫是恭而安原不可學否曰如

何不可學恭字是箇禮安字是箇樂聖人德建中和

體備禮樂故能恭而安若不學禮樂却空空去學個恭而安便無箇入德之門成德之方人苟能立於禮成於樂自然有箇恭而安出來

家語中其狎足以交歡其莊足以成禮二語最妙令人之於威儀每每任性而失於過邪僻者以狎為主狎之過至於放僻邪侈而無所不為固非君子威重之學然方正者以莊為主莊之過至於稜角峭厲而使人難近亦非聖人中正之道也聖人何嘗不近人情觀

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與夫申申夭夭前言戲之耳聖人威儀動止亦猶夫人只是處處恰好明道詩曰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又學者讚明道云明道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待人接物則渾是一團和氣知此可以語莊狎之旨矣

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身僈焉如不終日此三言者誠然誠然予幼質素弱坐立若不自勝丁丑志道以來強自扶植亦不覺甚勞此莊敬日

強之驗也

近來覺得涵養意勝無武毅嚴密之意不可不知

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人須是要做到這所在

有浩然之氣則自能睟面盎背

孟子善養浩然之氣讀孟子亦可養吾浩然之氣

不為愧怍之事則四體自爾泰然

問居移氣養移體在富貴者則然若居廣居者何能有

此且寒素而為舒泰之狀不幾傲物夌人耶曰不然

此所謂心廣體胖也睟面盎背也泰而不驕何傲物

凌人之有

只頭容一直四體自入規矩

踞坐交膝雖細事然習慣則體終不莊終非有道氣象

凡人語言之間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

笑有近於陽者有近於陰者近於陽者多君子近於陰

者必小人

笑最害事有事當認真者一笑則認真遂懈有事當愧

恥者一笑則愧恥俱無

人視瞻須平正上視者傲下視者弱偷視者奸邪視者淫惟聖賢則正瞻平視所謂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也

人相生於天然語有之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知上視之非則去其傲知下視之非則去其弱知偷視之非則去其奸知邪視之非則去其淫心既平正則視瞻不期平正而自無不平正矣此之

謂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眼如日月須照耀萬物勿為豐蔀所蔽

語有之五色令人目盲五色皆我之豐蔀也

讀書不能窮理亦是豐蔀

予姊丈許允三嘗述其祖午江先生之言曰人見女子第一看原是道心第二看就是人心了予曰不然第一看是人心第二看是人欲又曰第一看是人心第二不看是道心

或云聽較視更難蓋視自內出聽從外感邪色尚不可視淫聲難於不聽如何予曰總只是心為主心不在焉則聽而不聞矣予少時喜聽蟋蟀凡蟋蟀之鳴無不聞及長則不復然心不屬故也學者須是使此心有主則不為視聽所役矣

視聽只是從心所愛處走若心所不愛雖強之亦不從矣其能牽引耶

人有為不妄語之學者問予曰語不可妄信矣然苟事

值不可語欲諱則為不誠欲語則又不可柰何予曰此中正有理一分殊在苟得其道則父為子隱子為父隱正是誠不得其道則証父攘羊正是妄

為尊者諱為親者諱即是誠

詩曰君子無易由言言語最易忽畧出之者無心聽之者有心則指以為罪端矣予每見今世多謷寡谷之人大率皆謹言人也予口甚直罪不能免如何如何白圭之詩所當三復

語曰惟善人能受盡言以今觀之即君子亦惡聞直言矣故居今之時言尤不可不謹

君子之言寧訥毋巧訥則為質為樸巧則為讒為佞觀君子欲訥於言及巧言令色節可以悟矣

聖門言語科亦只是取言辭侃侃丰采可觀非取其便給也然一入言語科便未必語語皆出至誠觀宰我聽言節可見

言之失最難防即古人亦諄諄戒之如君子無易由言

莫捫朕舌言行君子之樞機駟不及舌及金人銘等

類古人兢兢如此况吾人乎

古人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守防二字最妙此處須煞

下工夫後生斷不可以言語先人此父兄所當戒

言動之失較視聽之失更甚蓋視聽之失在心在心尚

微可以挽回言動之失在事在事則著不可救療故

君子猶兢兢於言行

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又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也兩言最妙樞機若由微而著之漸也著之極則所以動天地者皆在此其機關只在頃刻

語有之一言折盡平生福此蓋指刻薄之人言也乃今之人以能言刻薄之言為能未語先笑恬不知警殊為可駭此風亦始於近日未知將來何所底止

刻者鎪削之端薄者消亡之漸後生而習於刻薄吾有以識其將來矣

後生以口舌角勝者謂之討便宜吾知其得便宜處失

便宜也

非禮勿動動字甚細較前三句更難論語不莊以涖之

註云氣禀小疵則知知及仁守之後氣禀小疵猶未

能盡去也蓋氣禀由於天魯者終魯辟者終辟愚者

終愚喭者終喭學者至能變化氣質纔是學問

凡人氣禀之疵最難即去稍一矜持便涉做作便不可

久此處須用學問涵養日積月累久而自化矣

凡人骨性輕者學持重甚難然到三四十以後骨肉漸

老則亦漸向持重不須急廹也

氣禀之偏須先去其太甚其餘久則自化

凡夜寢好仰卧者多性氣剛強之人好偃卧者多性氣柔弱之人寢容端正好側卧者多性氣中和之人學者夜寢須是側卧亦所以養吾性氣使就中和也

禮云衣服在躬而不知謂之罔傳云服之不衷身之灾也巾服雖細事然此觀瞻所係不可不慎每見世人趨時好異巾服不移時輒一變只此便是無恒人心

世道於此可見論語曰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欲學道巾服之間不可不審亦不必古冠古服只隨時適中一以澹素質樸為主則得之矣

或謂巾服隨時適中此為在下者言則可若在上者其觀瞻須可為法則豈可隨時適中耶曰此言甚善若為人上者須制禮作樂改正朔易服色有斟酌百王之用豈僅隨時耶然要而論之為卿大夫者有時王之制

為時王者有前王之法是亦所謂隨時適中也

論語云士志於道而耻惡衣惡食又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今人衣服不如人往往以為耻此未見道故耳見道則内重而外輕矣

衣服雖敝亦須整潔此貧士之常若靣垢不洗衣垢不浣王介甫終非人情也

昔人云咬得菜根百事可做此言誠然然豈特一人咬得菜根須一家咬得菜根然後百事可做

予家居多蔬食偶有魚肉食之亦甚少家人每勸餐余曰此不特惜物力亦惜物命也吾儒非不欲蔬食人之一身所係甚大不得不借資於飲食權其輕重故耳豈可以吾儒不禁殺而貪饕恣食乎

論語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此不獨養生亦矜恤之仁所寓也予食魚肉不過使畧可加餐若飯食之外不敢輕下一筯宴會則不復拘然亦不敢過也

孟子七十者可以食肉朱子註云未七十者不得食也

語近於固然朱子煞有深意正教人勿輕食肉也輕於食肉不特非矜恤之仁老者之失養亦多矣

范文正公每日必念自已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為吾人飲食之法

酒之為物古聖賢未嘗不愛之孔子之無量愛而得其正者也陶淵明白樂天愛而得其趣者也邵康節愛而得其養者也如南朝八達則愛而放僻邪侈為無

忌憚矣況下此者乎

朱子愛遊山水嘗以一古銀杯自隨每至山水佳處輒

湍斟一杯對之飲酒如此亦何可少

斟有淺深存變理飲無多少係經綸此康節酒經也予

家居飲酒每喜誦此二句然酒不可多得惟於饑勞

之時或寒凍之時飲一二盞以當藥餌亦康節之意

孔子言不為酒困何有於我此實語非謙詞也人當親

朋雜坐觥籌交錯主賓情洽不覺至醉亦恒情也困

是困倦之困非困頓之困若謂孔子每飲必醒然反非人情矣

酒以合歡然每因此而失歡酒以養病然每因此而致病則不如不飲之為愈矣

語云醉之以酒以觀其德此言甚好人雖有德醉後則不能自持此亦白璧之瑕也於此自持則無之或失矣

酒醉後亦各有天性有亂不可言者有多笑語者有惟

思困睡若有醉則胸懷愈益灑然即倦亦不過少瞑片時若此處即有貴賤賢愚之别

色之所在動天地感鬼神學者能察識乎此則不期謹而自謹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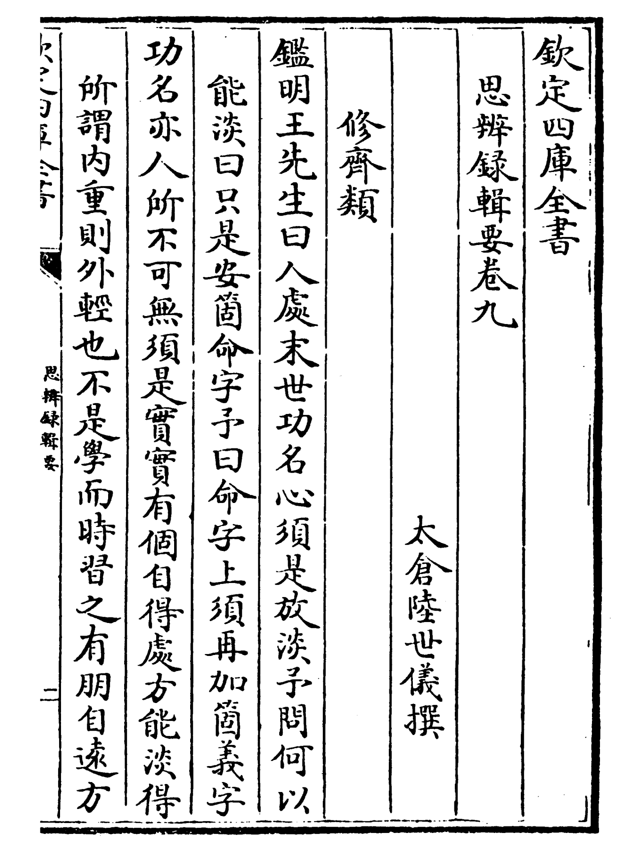
人能常知此身之貴常念此身之重則自能不淫於色

予壬午在澄江暗室中有以邪干者予此際覺得敬畏之極無一毫邪念却之泯然無迹仍三遷以避之大抵此事不難於却難於却之無迹使彼不至羞愧得

全其廉恥之心且不至别生事端是為難耳予此事
未嘗與同輩言特以後輩不可不知因偶附於此
人有以邪干者應之以不知此孔子待陽貨法也最不
犯手予生平多於此得力不特女色凡事皆然彼亦
無柰此愚人何矣
偶赴友人宴座中有妓或以予為道學必畏妓也屬妓
送予酒予怡然受之友人笑曰真可謂胸中無妓矣
予謝之因為詩曰明眸皓齒送金卮無妓胸中總不

知翻訝當年修禮樂何緣不去教坊司盖適與友人談教坊司也

思辨録輯要卷八



思辨録輯要卷九

太倉陸世儀撰

修齊類

鑑明王先生曰人處末世功名心須是放淡予問何以能淡曰只是安箇命字予曰命字上須再加箇義字功名亦人所不可無須是實實有個自得處方能淡得所謂内重則外輕也不是學而時習之有朋自遠方

來如何說人不知而不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名非聖賢之所諱也但惡不務實而求名者耳然古之求名與今之求名又異古者言揚行舉故求名者以飭為言行以異當世之舉揚若今之名則不過作文作詩即真心務實已與古之務實者相去天淵況并其詩文而又務名乎

孟子謂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邀人爵以此為慨愚謂今之人直喪其天爵以

邀人爵矣使孟子在今日感慨更當何如

凡為善須是尋常做去不可分外尋討一經尋討便屬

好名

古人言揚行舉故寡尤寡悔即有得祿之理自制科盛

而鄉舉里選之法亡矣然言行遂可不修乎故曰無

所為而為之之謂仁

古人有挫廉逃名挫字最可味漢王居公儈牛自隱避

世牆東蓋自汙以免於亂世也人當亂世最忌名高

名高之忠或致羣小之叢忌或求正人之附和皆於隱有妨深心韜晦若不可不知

或問君子聞譽亦以為喜耶曰聞譽而我有其實此非譽也所謂名稱其實也此而不喜非人情但不以此自矜耳若聞譽而我無其實則慚愧之不暇而何敢喜焉

聞人之譽而懼聞人之毀而思可與進德可與遷善矣

晝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燈遇言當惜口遇事當惜心

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

凡處事須視小如大亦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小心視大如小見作用昔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正此之謂也

或謂與傾險人處甚有害曰甚有益或問故曰正使人言語動作一毫輕易不得豈惟過失可少於敬字工夫上亦甚增益

凡待小人只不使無忌憚足矣不必繩之過急

謙字諂字本大懸絶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諂字又把諂字看作謙殊不可解假如有人於此道德深重學問該博此所當親近而師事者也則曰予奚為而諂事之至於勢位所在貨財所聚又不覺誒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後生於此處看不分明人品安得不壞

或問士人當變革與已出仕若不同然讀書知禮莫不有普天率土之思當如何而可曰士人未出仕其途較寛或出或處誠限他不得然亦看各人力量何如

是有三等隱居抱道守貞不仕討論著述以惠後學以淑萬世上也度其才可以有為於時度其時必能用我進以禮退以義上則致君下則澤民功及於一時德被於天下次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躬耕田野以禮自守又其次也三者之外雖進而小有補救退而詩酒全高亦云小矣況陽慕高隱之名而優倡博奕敗壞風俗謬託有為之迹而無恥干進嗜利不休豈足以語士乎

有極似好名而實非好名者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然是也有極不似好名而實好名者鄉愿奄然媚於世是也

奄然註云深自閉藏極得鄉愿情狀蓋鄉愿之才止可惑愚不肖不能惑賢知故深自閉藏者恐見賢知而一旦損其名也不見賢知而日與愚不肖為伍且又求媚以得其歡心則其取名巧而用意深矣

天地間只有一箇義字更無甚利字中庸曰義者宜也

朱子訓元亨利貞亦曰利者宜也乃知天地間惟義為利不義便不利故大學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子思曰仁義所以利之也

利亦訓通通則利不通則不利以義為利者通於人者也以利為利者專於巳者也通於人者財散則民聚專於巳者財聚則民散

易乾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此言更可味

名利二字是天地間公共之物利惟公故溥名惟公故大

自小人以名利為私而名利二字始目為贜迹矣自聖人觀之必得其名必得其禄名利何嘗是贜物

利與義合則與和同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義反則與害對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或問義利相反而曰陽主義陰主利何也豈陰陽相反故云然乎曰即此便見天地間只有一義蓋陰陽雖二氣其實一氣陽倡陰和陽先陰後天氣之所在地氣即隨之義之所在利即隨故曰陽主義陰主利正

言其相合非必相反也

地道無專成若專便是惡故君子惡專利

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只一公溥便不得以

利目之其實利莫如陽也

橫逆之來聖凡不免然而所以待橫逆之道則有間矣

出乎爾反乎爾此凡庸之所以待橫逆也惡聲至必

反之此俠烈之所以待橫逆也寛柔以敎不報無道

此君子之所以待橫逆也禽獸何難此孟子之所以

待横逆也天生徳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孔子之所以待横逆也吾人而無志於學聖賢則已吾人茍有志於學聖賢則凡待横逆之道其於數者之間可不知所以自處乎

禽獸何難畢竟是泰山巖巖氣象若孔子則并不作此言矣抑之者過則揚之者亦過吾不能禁抑之揚之者無過也惟自守以勿過也惟自守以勿過而已

初讀漢書最惡黨字以為處士標榜必非聖賢中正之

道此世運之所由壞也及閱宋史見洛蜀朔之黨因
訝伊川亦何至於此近身處其境而知伊川未嘗為
黨也人目之為黨耳二三君子相與講道論德與世
無忤與人無爭而人已嫉之如仇況於羣數十百人
應之安得不震駭而驚怪乎或推之或引之伊川之
心未嘗有動分毫而推引之迹已不能天下之人之
不議其後矣伊川且不免吾又如之何哉
傾軋之惡譬如人從中道行忽為有力者所擠其人退

讓而避於道左則目之為偏此退讓者之罪乎抑擠之者之罪乎

曰來仔細搜求自己罪過只不宜做道學然此念却退悔不得

問人多為流言以惑亂是非為之柰何曰流言之起雖聖如周公亦無柰何定之以人勝之以天而已

人心為風俗之本風俗又為氣運之本人心風俗如此將來氣運可知當之者不可不猛省

改過之人如天氣新晴一般自家固自灑然人見之亦分外可喜

儀每有小不慊意處輒如芒礫在心如負重在身必改之而後快

凡已有過而不知改不肯改此自暴自棄無忌憚之小人也或不幸而有過至為人所激廹而反不能改則彼此當兩任其責王荆公之新法使人人如明道則其改必矣其卒至於不能改者衆賢攻擊太過之病

也

古語云改過不吝吝字下得最妙凡人有過遂之不以為耻至於改反有羞吝的意思總之勝心習氣不肯自認自家不是也惟君子則真人欲自己成一個人惟恐聞過之不早惟恐改過之不速安得更有吝意

己有過不當諱朋友有過決當為之諱諱者正所以勸其改玉成其改也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彼以過失相規為名而亟亟於成人之惡者真刻薄

小人耳故子貢曰惡訐以為直者

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原攻人之惡在上一等不過傾軋在下一等不過下水拖人總之同謂小人馬援曰聞人之過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此言所當深佩

凡人過有微疾却將閒書小說觀看消遣以之却病者雖賢智往往有此舉動此實非也閒書小說最動心火不能養心乃以之養身可乎愚謂人有微疾最當觀看理學書能平心火心火平則疾自退矣

有為戲術者以紙熱火置瓶中引瓶向水則水盡吸入瓶蓋火能耗氣氣收則水亦隨氣而入也人自有生以後真水無多心火日灼氣焉得不耗病焉得不作養其水以平其火君子必有其道矣不論君火相火皆能耗氣故惟火疾最易瘦讀書之人多不肥亦用心故也

天地之間無非是氣若天地間有大火雖天地之氣亦當耗減昔人有却火燒宇宙之言恐亦非無謂也

無疾之身不可不慎恐致疾也有疾之身尤不可不慎

疾不宜再發也然慎疾固自有道儒者言修身不言

養身言養身則將廢正事流於燕僻言修身則讀書

作事無處無養身之理矣

舜光多疾且有氣滯之癖蓋以居鄉無賢師良友之樂

故也予時方閱陽明集舜光問予何謂致良知予謂

陽明之學是居患難時有得今吾甥居鄉無伴便忽

忽不樂他日何以處夷狄患難耶大抵心地須要活

潑隨時隨地可做工夫不可拘執已見

慎疾之道如禦夷狄惟聖人能安内以攘外患至而憂

患去而喜無益也

予質最弱腰細如椽欬嗽甚少丁丑之歲予勵精學道

工夫晝夜不輟且兼攻舉業與及門講書自五經四

書以及子史凡六七種雖盛夏必正衣冠工夫無一

刻之暇六月中忽心火上攻痰中有血予恐懼甚自

念此身為天地間不可少之身何得孟浪因屏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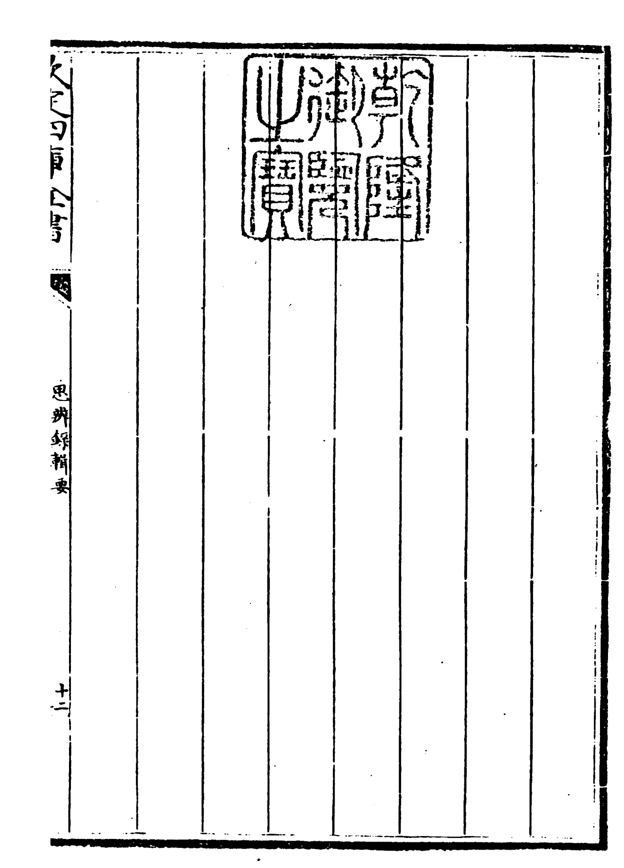
史澄心獨坐更一意於絕慾努力加餐初時飯可一盞後可至三盞初腰細兩手可圍至是忽充實加倍夜浴於壁上見影大異平日若非我自信知保養之功息思慮忍嗜欲加餐飯三者缺一不可也

予此心自丁丑以後養得予此身亦自丁丑以後養得予丁丑絕欲止年餘耳先君歿後自戊寅冬至辛巳冬凡三年零一個月丁丑絕慾在病中甚多變態戊寅三年則平平無他然丁丑止年餘而病立愈身立強

可指而數戊寅三年則身子如故病亦時發又不可蓋前此有飲食藥餌之奉制中不然又前此絶思慮制中則多憂勞也

飯後久坐多飲食不化之病午餘或飲酒數盞以當藥餌或鋤草數壍以當導引此現前却病方也

予十八九時有志用世每隆冬讀書至四鼓體極寒不能寐則起舞劍一再行體熱如火然後就卧枕席俱温矣今四體倦怠漸成老翁爲之志慨


乾隆御覽之寶

思辨錄輯要卷九